

六拜禮

册註局標商 記登會宣中 記登部政內

THE CHINESE SATURDAY POST

社會危象

· 恩招 ·

我們常常聽到一句不願意聽的話，就是說「法幣同「儲備票」是一樣的」。但是我們雖不願意聽，又有怎麼法子呢？去年今日，米價是偽鈔十萬左右一石；今年是法幣七萬，相差幾何？米以外的東西，竟有同去年一樣的，甚至於比去年還貴。我們對於上邊的話，雖想辯護，又何從開口！

而且可怕的危機還不僅是這一句話，去年物價漲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鈔票不值錢，因為人人都知道偽鈔的命運不久，都怕一覺醒來，財產變為廢紙，所以到手以後，不是囤貨，就是買金子買公債買股票，當時有人罵這一班人投機，但切實講來，實在也難怪；因為不是這樣，便要受大損失。譬如上個月預備買一石米的錢，到了下個月只能買半石，甚至於只能買三斗兩斗，若不早作打算，怎麼能活得下去？所以去年的現象，除了最苦的小薪水階級以外，都還能支持下去，就是因為跌價的只有鈔票一樣，其餘都是上漲的，彼此扯直，還可以在水漲船高的現狀下，勉強敷衍。今年就大不同了，不但鈔票跌價，股票公債也不見起色，就是金子這兩天雖說是狂漲，但實際價格比去年年底的每兩十七八萬不過漲了兩三萬，米價却是比去年底的每石七千元是漲了十倍，我們誠然不願意金價狂漲，但是壓低金價而不能壓低物價，這就是表示不但鈔票不可靠，一切可以替代貨幣的東西都不可靠，對於藏富於民一句格言，不是根本推翻麼？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人民連做生意騰挪轉的一條生路也塞斷，危機不是更深了麼？

僅僅鈔票跌價，社會已經為之不安，一切可以替代貨幣的東西都跌價了，人民將何所措手足；照現在的現狀看來，人民要求生存，惟有囤積貨物，這已經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何況現在的貨物，並不是樣樣都能值價，勝利以前貨價直線上漲，大原因由於交通阻塞來源不暢，現在內地土產雖然尚未暢通，舶來品却已源源而至，不但貨色翻新，而且價格便宜，照這樣情形，要靠囤貨保持財產，又豈是良策？於是再進一步，非囤積日用必需品不可，日用必需品，現在日日上漲，人民所受威脅已不能堪，再要爭相購買，何堪設想？萬一竟照一般人所說的話真的，法幣變得與偽鈔一樣去年七八月間二百四十萬一石的米價就在目前，到那時候薪工的範圍，不知道擴大成甚麼樣子？又何以善其後？現在的廠家內憂外患，已經瀕於絕境，再要起大風浪，只有同歸於盡而已，社會秩序還能維持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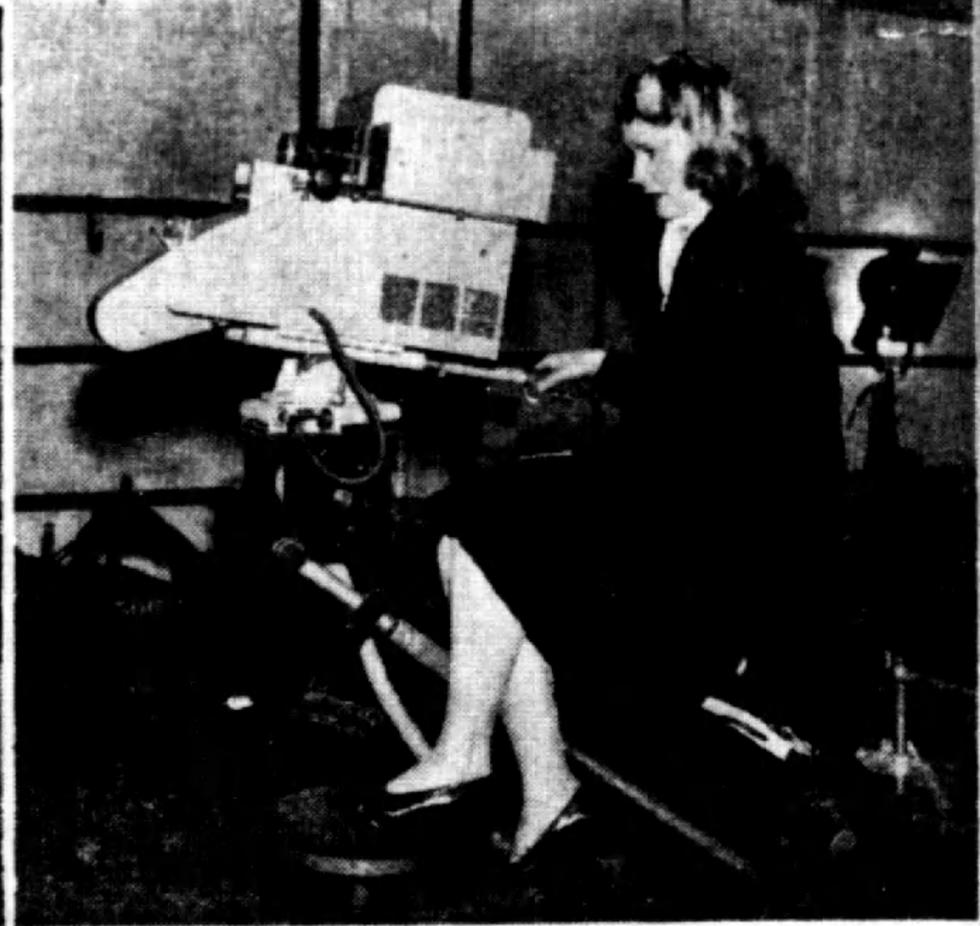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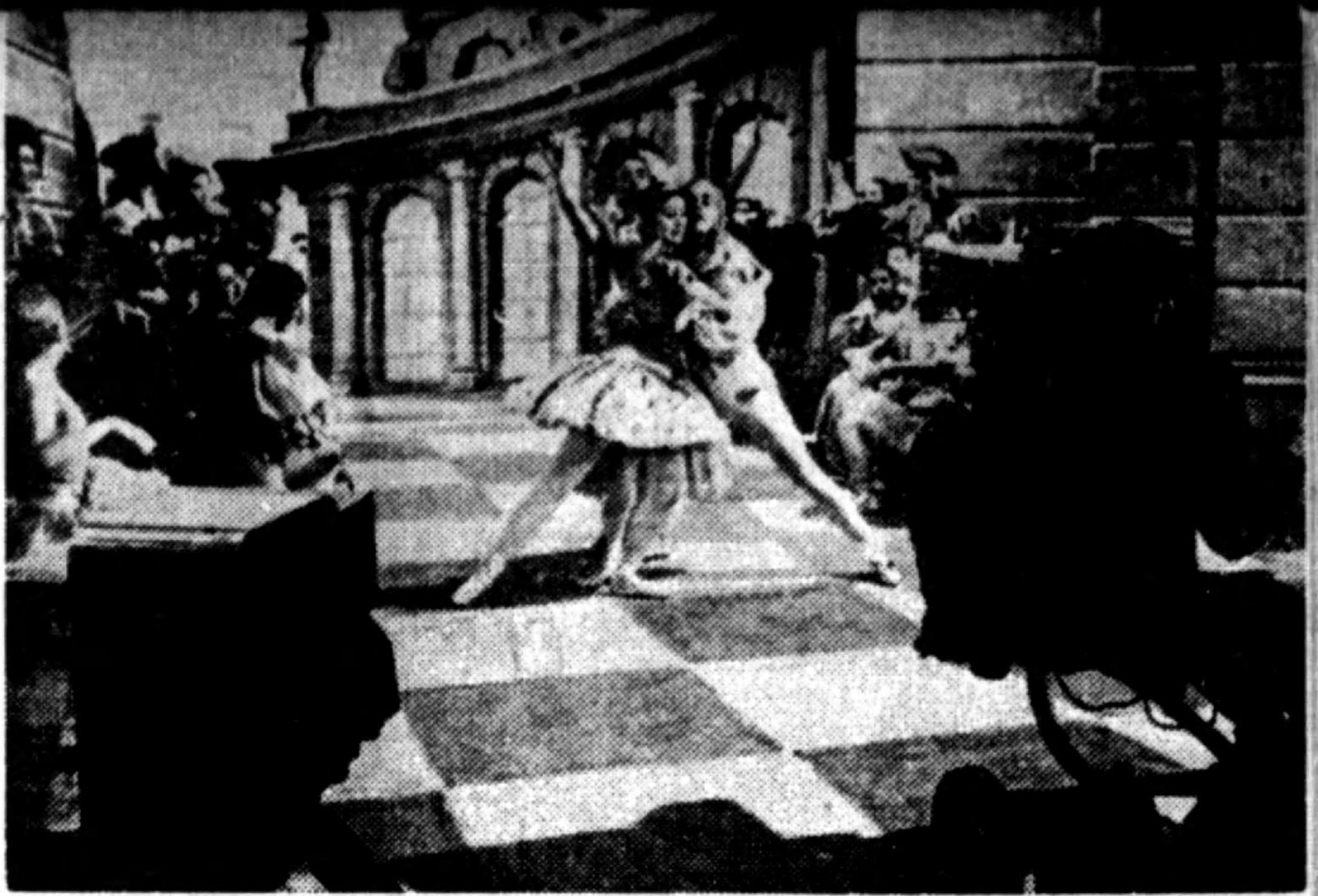
去年物價狂漲時，偽政府官吏發宣言出告示，說要挽救，結果只等於零，因為背後有小倉正恒堅持，所以沒有法子壓低物價。今年物價狂漲，天天聽見當局說已有辦法，但是也等於零，難道小倉正恒還在作祟麼？

小倉正恒的高物價政策，是要吸收中國民間的物資。現在主張高物價政策的是誰？為甚麼要同中國人民作對？如說沒有這樣主張的人，政府為甚麼不實施救濟辦法？光是講空話，欺騙政策，能長用麼？報紙天天在罵奸商，奸商不能說沒有，但是奸商有多大的胆子，敢這樣肆無忌憚？政府果有救民之心，須及早注意於拔本塞源，若照這樣拖下去，到了崩潰的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



科學界新貢獻 無線電傳影

倫敦亞力山大宮之廣播電台對於無線電傳影現正積極恢復戰前工作並大舉改良英國人民此後皆可在家中享受電影之樂



上圖：爲無線電傳真之足尖舞
中右：爲影片匣
中左：爲傳影器
下左：爲調影器



所謂幼年犯，在我國刑法制度上說，就是指那些未滿十八歲的犯罪人而言。幼年犯這一個問題，在我國素來是不嚴重的；雖則歐美各國的法律家對於青少年的犯罪事件，早已感覺到應付困難而計劃着種種防範，感化和制裁的方策了。我國初從農業社會走上工業社會的途程，殘破的家族制度，在不久以前，還保留着幾分控制兒童的力量。八年來的日寇侵略行動毀壞了一切，尤其是都市中的一切。一般青少年從無拘束的家庭中。現身於無保護，無教誨，無組織而一盤散沙似的社會裏，他們或他們是很容易在不良的衝動和誘惑之下，趨向於罪惡一途的。我們從報上看到上海市區有十六歲的男童強姦八歲的幼女，另外還有一個十六歲的男童，竟在一個月以內，連續強姦未滿十二歲的幼女，達五人之多。同時我們又從報上看到成都方面，有青年學生殺死訓導主任和同學的暴行。這些犯罪事件的發生，斷非衛道的先生們嘆息着世風大變，人心不古，而說出幾句感慨話所可解決的。這可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或法律問題，這却是當前極嚴重，極複雜的社會問題呀！政治的環境的不良，社會組織的潰瘍，平民生活的不安定，經濟市場上的掠奪詐騙，奸逆份子的播散毒素，以及全國國民的缺乏中心信仰，以致個個家庭陷在困苦糜爛之中，失去了維繫兒童的能力，家庭教育瀕於大破產的地步；於是我們的後一輩國民只有趨於墮落的一途了。這是何等驚心動魄之事，然而有誰注意到此？

單就法律而論，這一個幼年犯問題，却也不難解決。譬如說十六歲的男童強姦十二歲以下的幼女，在我國刑法上本有很明白的條文可以引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規定，犯強姦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且姦淫未滿十四歲的女子，以強姦論，這就是說對於未滿十四歲的女子，即使是和姦，也要作為強姦論的，所謂姦淫未滿十四歲的女子，以強姦論，原是我國法律保護幼年的被害人，不過呢，同時對於幼年的犯罪人，也有特殊的待遇，並非與成年的犯罪人相提並論。據刑法第十八條規定，凡未滿十四歲人的犯罪行為，是不處罰的；至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的犯罪行為，得減輕其刑。這是要由法官酌量案情而定的，「得減輕其刑」，並不是一定要減輕，不過有時可以減輕罷了。但像上面所說某一十六歲的男童，在一個月之內，連續強姦五個未滿十二歲的女童，那就斷乎沒有減輕的理由。法律上對於未滿十四歲的犯罪人，所以不處罰；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的犯罪人，所以得減輕其刑；無非是強調其對於幼年犯的防範和感化。在刑事政策上，處理一般幼年犯，防範和感化的作用，實在比制裁的方法重要得多。我國刑法雖則不罰未滿十四歲人的犯罪行為，但却並非消極地不加管理，實際上本來尚有積極的救濟方法。查刑法第十二章規定保安處分，凡未滿十四歲人的犯罪行為，雖不處罰，但得令其入感化教育處所，受感化教育。並且，未滿十八歲的犯罪人，在刑罰執行完畢或經赦免以後，亦得令其入感化教育處所，受感化教育。就這一類的法律規定看來，足見我國在防範和感化幼年犯方面，未始不加以注重。刑法保安處分這一章裏，還規定一種「保護管束制度」替代感

本期要目

評論

社會危象

一週間（短評四篇）

法律

幼年犯的防範感化和制裁

工商介紹

鼎新染織廠

世界名人

杜魯門與魯斯

紀念莎士比亞

各地風土

重慶的口頭語 蘭露行 蘇州通訊

文壇創作

兒女英雄 太虛幻境

琴韻聲中週遊世界（續）

一·週·間

內戰

青鋒

經過了大戰之後，似乎是應該歇息歇息了，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世界上有好多處仍舊是炮聲轟起，烽烟不息！

並且這種戰事，根本都是不需要的內戰。中國不但在談判，並且還有馬特使的斡旋，但是還是不肯停戰，實在無從說起。

伊朗本來也已談得有面目了，但也仍舊不能

化教育。保護管束的方法，是把犯罪人交給警察官署，自治團體，慈善團體，本人的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的人，加以防護和約束。法律上的規定是周詳的，所可惜者，就是缺乏實施上的效能罷了。

我們覺得目前幼年犯的問題異常嚴重，而關於防範，感化，和制裁的方法，不是法律上沒有規定，却是刑法上的一紙具文，在實際上並無效果。我們可不知道國內何處有一所設備完善的感化教育處所。對於一般幼年犯，究應有什麼機關可以感化他們？至於說到保護管束制度，在今日也是無法實行的。自治團體和慈善團體，決非可以信賴的託付機關，同時我們的警察官署也還沒有進步到足以應付這一切事宜。至於本人的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之人，那就處此家庭制度敗壞的時代，父母已不能管束其子女，還有什麼親屬和他人可言。總之，家庭和社會的形態正在轉變中，關於青少年的種種行動都成爲引起問題的資料，而一個幼年犯的防範，感化，和制裁方法，已經不能單從法律的觀點去論定它了。換一句話說，就是把一個強姦幼女的男童，辦了若干年的徒刑，解決不了幼年犯的整個問題。法律只能從某一方面盡其能事，教育也只能盡其一部分的力量；所以我們需要運用社會的整個機構來處理這一件事。

鮑萊與日本賠償問題

美國總統私人代表鮑萊 (Erwin W. Pauley) 現任盟國賠償委員會代表，最近曾爲考察朝鮮與中國東北的資源蘊藏，由美前往遠東。(編者按鮑氏此次考察遠東已爲第二次)

鮑萊是身材碩大，性情豪放的油商，對杜魯門總統具有頗大的影響。在政治上與白宮關係極密，與杜魯門私交也極敦厚。他的意見往往被供作某些政策問題參考。他對人事問題的決定也有不少影響。到目前爲止美國還沒有向日本致送賠償的清單，但美國對剝奪其工業設備使不能再度作戰一事極爲注意。按鮑氏看法，此事關係中國朝鮮與菲律賓的重建。鮑萊會稱，日本如容保留極少部分製造工業，它不久就可以使亞洲本土大部分又依存於它，於是走上佔有遠東統治地位的舊路，並開始了軍火製造。

鮑氏對這問題還沒有發表進一步的意見，但是顯然他的主張意味着日本現有紡織與其他工廠的機器應予拆卸，運往中國。朝鮮早已要求獲得朝鮮境內所有日本的工業設備，以及礦場與漁業設備。不過朝鮮是否應得全部上述物資，尚未決定。日本在菲律賓所作破壞的賠償問題還沒有解決。至於日本現有的五萬噸商船，今後一部分將歸屬中國，一部分歸屬菲律賓。

上述計劃尚未包括中國東北在內，東北存有俘自日本主要資產，鮑萊一定不會忘記的。

按事先決定的計劃，東北自當歸屬中國。日本在東北佔領十年，曾在該處工業中投放過幾十萬萬的資本。已建立的工業中有年產二百萬噸的鋼鐵工業以及生產化學品，機器與人造汽油，木材與其他生產品的工業。煤、銅、鉛、鋅與金礦均經開採。同時東北也擁有一塊寬廣而豐富的農產區。

在中國方面看來，東北的收回對全國工業化極有用處，並可充作吃不飽的中國人民一個食糧的來源。

止住五轟。

大戰的創傷，結痂還沒有堅實，一定要舊創上加新傷，使無辜的人民受到流離失散喪亡的苦痛，使自己國家受到元氣的損毀，真是愚拙之至爲體天好生之德，大家放下武器吧！

宣傳

·紅纓·

馬歇爾總部的聲明，對關切嚴重局勢，有惡意宣傳可能導成不幸之後果之語。這個聲明發出之後，雙方總可以停止這個宣傳攻勢了，再進一步更可以不再戰爭了，小民真是無限的企禱着。嚴重局勢不可以有宣傳攻勢，一切物價也不應該有宣傳攻勢。俗語說：「牙齒風有毒的，」米在三萬元的時候，就有人喊米要到五萬元，黃金在平定的時候，就有人說，不漲則已，一漲驚人，這種話都給他們宣傳成事實了。但是另一方面，黃金到底經中行的配售，而不致過份的激進，倉米祇有空話的源源而來，不見有較好的成績。可見宣傳不及事實的堅硬。所以宣傳二字，除了正當必需者外，最好少用爲妙。

做事

·方吉·

以前做官的，祇知做官，所謂做官，差不多另有一種學問，另有一種技術，掛了官名，除了應酬，敷衍，甚至撈錢之外，其他種種或者叫幕僚去弄弄，或者批批幾個「知」「閱」，「應毋庸議」「礙難照准」之外，其餘一切的一切都不管了。

現在做官，登場的開場白，便是「本人並不來做官，願意來做事。」既然自己說來做事，多

充實蘇聯的設備。鮑萊究竟對這問題怎樣處理還不知道，也許解決辦法不會多的。

鮑萊今年四十一歲，在商業與政治門中都是老將。他年青時就加入油業工作，在油田裏充當工人，以後的擢升，實在快而出奇。當他自營油田時，居然歷經跌價競爭的苦戰而毫無損傷。於是資產倍增，逐漸擴展到了油業各部門——採油煉油與運油，而且分出一部向地產與銀行方面發展。他得心應手，各業均稱順利，因此年不過卅，已打進了政治門道，而且地位不小。他發現政治也像商業一般引人入勝。

一九三二年民主黨代表大會前，他爲羅斯福競選總統大爲出力，因此以後幾年中頗受總統注意，一九三六年競選時，他在西部担任領導工作，一九四〇年，因他對籌集競選用費頗有辦法，被委任爲西部十一州民主黨籌款主要負責人。一九四二年羅斯福委他爲黨的會計主任。鮑萊爲人精力充滿，又慣會談話，善於交際，因此在這幾年活動中他在黨內交到了許多朋友，其中包括杜魯門與全國委員會主席現任郵務部長韓尼根等。

前年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鮑氏也正在場，他建議選杜魯門爲副總統候選人。他會直率地向代表們說，他們選的實在不僅是下一任的副總統，而且是下一任的總統。

杜魯門繼任總統以後，他在華府勾留頗久。有一時期當局希望他爲內政部長，但是因爲內政部管油，鮑萊本人就是油商，這意見終被打銷，以後一度盛傳他將繼任聯邦貸款執行人，但因他本人不願担任作罷。最近三月間杜魯門曾提名鮑萊任海軍部次長，後因參院不同意，杜氏收回成命。不過，不論他担任什麼職務，他的官運一定亨通的。

呼 籲 · 牛 翁



美國的民主將軍，五星上將馬歇爾，從去年來到我國，他老人家是來調解我們國共問題。當時小民們，引頸翹企，極望他來，能够和解成功，國共一體的來建國，讓小民們可以安居樂業的生活，這是每個人都這樣馨香禱祝的。

流光如駛，馬歇爾將軍來了這許多日子，而且已經回到美國去後又是重臨，也有不少日子了。國共問題，非但未見明朗，却是一天緊急一天

，看了新聞報道，就能明白無遺。

中國有句俗語，叫做「馬到成功」。可是馬氏自己也承認「生平處理事務，從未有如此的難以着手」。這可見中國內部的情形複雜，決不是外國人一到，就有了辦法可以把它分解的。

照現狀來說，國共商談的途徑，愈趨愈遠，大有戴笠笠親嘴，難以接近的情形，那麼還是請「馬」將軍「歇」一歇「爾」的脚不要前進了吧！暫時緘默一下，讓我們國共雙方的首腦人物，在雙方進攻的猛烈炮火聲中，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再看一看在周圍的小百姓們！都是從敵偽鐵蹄下偷生過來，想在自己娘親溫暖的慈愛下，度一

既然自己說過來做事，就希望爲國爲民多做一些事，切不可口說做事，依然官腔十足，一切依然是「應毋庸議」「礙難照准」！做事，小民無知，祇等待着看做事的成績。

無以爲家

· 九如 ·

古人高歌「長歎歸來乎」，一共祇有三點，第一點是食無魚，第二點是出無車，第三點是無以爲家。

在這一週間，我們真也要彈鋏而歌了。

魚販罷工了幾天，全市沒有魚出賣，因此別種蔬菜雞鴨肉類，價格都飛漲，大家不得不喊着食無魚。

電車罷工了，人力車三輪車，便乘機抬價，黃浦灘到靜安寺，三千元最便宜了，五千元也並不爲貴，假使到中山公園，非得再加上一倍不可，安步而行，便是出無車。

魚販爲什麼要罷工？電車爲什麼要罷工？都是無非爲無以爲家。

無以爲家者，又豈止魚販與電車工人！要市面安定，先得使大家都能安居樂業，大家都得贖家。

度安靜的日子！雙方都讓步一點，快快攜起手來，向建國的大道邁進！再不要「兄弟鬩牆」似的「內戰」下去！要知道我們都是黃帝子孫，打來打去，還不都是「自己人」嗎？

鼎新染織廠

·金丁·

沿革一般

鼎新染織廠，創辦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間，初設總廠於上海市陸家浜路七百二十號，專以機製各種男女花色線呢，嗶嘰，布疋等為業務。

「八一三」抗日戰事發生後，該廠地處戰區，一時未及遷移，致廠屋機器，全遭兵燹，損失浩大。總經理姚義璋氏，以不屈不撓，努力奮鬥的精神，於百般困難中，在徐家匯路廿世東路六百號，租地重建新式總廠，購置機器，恢復生產。當時「太平洋」戰事，尚未爆發，海運猶未受阻，南洋各地僑胞，紛紛來滬採辦布疋，該廠出品，以品質精良，洗晒不褪，花色新穎，故大受客戶歡迎，業務遂臻日上。乃於廠內添設漂染部，實行自織自染，範圍日益擴大，生產亦大量增加；同時，設總管理處於華格臬路四十二號，為處理全部的業務總機構。

迨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海內海外交通，完全阻斷，該廠不得不停止生產，男女工人，亦絡續遣散。去年八月

，日寇屈降，勝利來臨，該廠因抗戰而停工，乃隨勝利而復業，現除徐家匯路總廠，已全部復員外，浦東樂安鎮之第二廠，亦局部復工。如國內和平統一，早日實現，各處交通暢達，運輸回滑，則該廠產銷前途，實有無限希望。

設備 出品 製造

該廠內部，置有新式織布機一百二十二台，鐵木提花機十台，全機平機四十四台，全鐵格子機六十八台，新式筒子車五部，新式紆子車五部，新式翻絲車一部，其他若燒毛機，退漿機，打漿機，拉闊機，碼尺機，製光機，捲布機，烘燥機等，應有盡有，設備可謂相當完全。

該廠的主要產品，除深淺色的霸王藍布以外，其他如男女各式線呢，府綢，縐紋呢，漂布，標準布，鼎新呢，洋紗等，均用品質精良，為各省市各大棉布莊所樂於經銷。註冊商標為「霸王牌」，「金九鼎」，「蝶戀花」，「武鄉侯」，「豐壽圖」，「馬球圖」等，使用男女工人，約在三百人。

至於該廠織造和漂染的製造過程，關於織造部份是：一、染色；二、搖筒紆；三、配經；四、上漿；五、織造；六、整理；七、裝璜；漂染的工作過程，是：一、燒毛；二、精煉；三、漂白；四、製光；五、染色；六、整理；七、裝璜。

內部的組織

孫照明，常務董事為胡養吾，姚義璋；董事為顧連明，賈錦三，丁大富，吳稷蓀，閔祥麟等；監察人為嚴大有，趙春咏；現任總經理為姚義璋，襄理賈竹筠，主任秘書賈仲禎，總稽查沈家禎，廠長華根初，副廠長范潤身，工程師韓家祥；漂染部主任陸君惠，副主任姚錦銘，總管理處秘書程遂良，會計主任陳傳禮，人事主任徐仲銘，採辦主任孫都欣，廣告主任張巴玲，內部的組織，其陣容相當整齊，職工薪給，根據生活指數，按月調整，故勞資雙方，情感融洽，真誠合作，共謀廠務的發展。

發展的計劃

據該廠總經理語記者：「關於鼎新廠的業務，目前雖僅織造與漂染二部，但在最近的將來，擬籌設紡紗廠，以冀達到自紡，自織，自染的目標。但目前原料激漲，開支浩大，工廠原有資金，萬難週轉運用，希望政府當局，指令國家銀行，從速以低利貸放於各工廠，俾工廠能大量開工，大量生產；一方面維持工人的生活；同時，更可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建設……」確是扼要之論。我想；這不但是該廠所企望，恐怕也是一般國貨工廠共同的希望吧。



姚義璋氏近影

SMART
Shirt

此其時矣

購買新襯衫

指定「司麥脫」

新標準內衣染織廠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
呂班路廿七號 電話二八六一

十分滿意

談週市股

提起筆來，我就要笑，笑這批做多頭的人，老是在怨。怨點什麼呢，他們多在怨，股市中爲什麼會出這批敗類，在這樣小的市價中還要來做空頭，把股市摧殘到這種地步！這真是怨得滑稽，怨得可笑。

天下事，欲責人先責己。第一點，股市既在這多空大會戰之中，我們忝爲多頭戰士之一，先得自己審查自己。我們做多頭的資格有沒有，信仰心够不够，體格健全嗎？萬一行情跌了，怕不怕？長挺挺得住嗎？有了這些條件，然後才可下手做多頭，而既下手做多頭，那就不要怕，不必怨。譬如有一天，開口向對方喊一聲「買進」，這正表示你已經有了信心，向多頭陣營內報名和宣誓一樣。豈可今日宣了誓，報了到，明日一個壓力一來，嚇得目瞪口呆面無人色，甚至背了誓做了一個逃兵溜之大吉呢？因此我要笑，笑這批既沒有資格來做多頭的人又何必來做多頭呢！而既買了，那又何必怕何必怨呢？

第二點，我笑你們怨得不適當。因爲空頭在這樣便宜的市況之下，如果再不滿足，再不補，而再要興高彩烈得意洋洋的拋下去，他們準是自殺，準是自掘坟墓。我們正不必勸他們。因爲等他們將來覺醒時來補的時候，告訴你，他們正是我們多頭的好幫手。還怨什麼？你說可笑不可笑。現在固是他們的空閒，將來到了我們的時間，對不起，那正是他們的太平間。

第三點，我得笑，你們怨得太懦弱了。對方的空頭，連連的來挑戰，我們應當挺起胸脯來應

？非但如此，而且我們股國的多頭陣營中，還有不少的人，拿着股票，獻媚空頭，貪圖薄利，資敵拋空的事，真是賣身求榮的無恥了，豈不是笑話嗎？

聽吧！不要難過不要怨。我們要吹起戰號，跳出壕溝來應戰！紗廠曾經做過六千二百元，美亞五千三；景福做過五百卅，新光四百五。現在呢，打了幾折了？美亞最小到過三千七百元，紗

「聯合」小姐被人叫錯了芳名

戈異

誰都不願意給人家叫錯了名字，尤其是待字閨中的千金。「聯合」小姐——她是我國政府贈給英國的——於本月七日自陪都乘飛機前往加爾各答，轉乘英機兼程赴英，業於十一日安抵世界第一大都市——倫敦。據連日路透社及中央社自英京來電稱：「聯合」小姐抵英後，風頭出得十足，各報攝影記者，個個忙得不亦樂乎，簡直使世界影星粉黛無顏色；但是，這位小姐有一點很不滿意，就是國內的俗信們仍舊叫她「阿貓」，況且國民政府現在正爲她擇婿的時候，不免有損她的聲望，萬一影響她未來的幸福，真是非同小可。這種玷辱他人身份的行爲，我國堂堂的教育部，不但不予以糾正，反而在他們自己的公文上，也一派盲從地稱她爲「大熊貓」。

「大熊貓」這個名稱，是我們中國的自號學者，從英文Giant Panda移譯過來的。當初英人到我們的「天府」行獵，第一次遇見「聯合」的族類，即驚爲希有奇特。他們當然也知道四川人都叫它「白熊」。他們不將「白」「熊」兩字直

到一百九十九元（五月廿日發稿時作）這好的機會還怕什麼？股票不會小到一個錢不值的。同志們前進吧！拿起你的錢，快快兒，來買吧！我們得站起來去應徵，我們要從萬惡空頭的魔手中解放出來。反正，現在空頭的利益看得見的，而我們多頭的前途是無窮盡的。我們爲了扶助實業，爲了扶持股市，我們得一「股」作氣地來應戰，來恢復我們「股」國的光榮。

譯作 White Bear，或恐這樣的名稱，也許會與碩大無朋毛白如雪的「極熊」相混；又認爲「白熊」是與喜馬拉雅山東南麓所特產的 Chitwah or Bearcat 爲相近的族屬，所以叫它 Giant Panda。其實，這是不對的，Chitwah 是鬼頭鬼腦，而目可憎，「白熊」是端重溫雅，逗人生愛；Chitwah 是食肉的，「白熊」是吃淨素的，新鮮冬筍，是最合它的胃口。

（爾雅）獾，白豹。（注）似熊而小，頭瘁，脚黑白駁，能嗜食鐵銅及竹。按上「豹」字當是「熊」字之訛。

（說文）獾，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爾雅）羆，如熊黃白文。（說文）同。「羆」「白」二字，音極相近，尤在四川人口中。「白熊」或即「羆熊」之訛，亦未可知。

見於經傳的字眼不知用，行於流俗的名稱不屑取，偏去拾外國人的唾餘，這種深入膏肓的數典忘祖與捨己從人的毛病，我們「聯合」小姐也說「硬是要不得」。

杜魯門與魯斯



北 · 海

在五十年前，

魯斯在密蘇里州的獨立中學，恰好坐在杜魯門的旁邊。現在他們的辦公室也只隔二間房子。在年輕的時候，他們同在一起生活，所以相知極深。

魯斯的辦公室裏掛着他的前任秘書斯德夫歐萊的照片和杜魯門總統的兩張畫像。窗外是一片濃陰密佈的草坪。清幽，靜穆，是魯斯最適當的背景。

他的眼睛青而柔和，但是卻沒有消極的神情，他額骨很高，鼻子很大。就是他的兩頰和兩眼便可以表現他的性格的特點。倘若需要的時候，他能變得很剛強，但是也能變得很溫和。他的眼睛就能够表示這種變化。他

有時伸脚擺在椅子上

於他的尊嚴。在這地方，有些兒像是林肯。

魯斯是「快郵報」重要人員，也是美國新聞界的要人。他並不願意到白宮裏去服務，因為這要他放棄心愛的工作，而且年俸也要自三萬五千元減到一萬元。

但是總統要請他做新聞秘書，「快郵報」的主人却不放他走，最後總統打電話去要求，像是命令一般，便不得不讓他去任職。但「快郵報」的第一版上卻做了「杜魯門綁架魯斯」的標題。在接任以前，魯斯要去探訪舊金山聯合國會議的消息，在路上有許多同業向他道賀，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消息是怎樣走漏的。

原來他們在中學裏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女教員，當杜魯門被選為副總統的時候，她會寫信給他，提到從前的舊事。杜魯門就把信給魯斯看，允許隔幾日打電話給她。到了魯斯決定做杜魯門的新聞秘書的那天晚上。杜魯門便打電話給她，說：「我已請魯斯做了我的新聞秘書。第一個是告訴你，我們又聚在一起可以談談從前的舊事了。」他們的老師正在廚房裏燒飯，趕快放下了手的工作去聽，「我真高興，二位高足又可一起工作了。魯斯，你得幫助哈萊（杜魯門的名字），你是能够的。」

這位女教員是第一個聽見這消息，也是第一個傳播這消息的人。

在中學畢業後，杜魯門便

剛是十六歲，升學到密蘇里大學，同時在哥倫比亞一家報館裏兼些職。一九〇五年，他得了學位畢業，便開始做新聞記者，一九〇八年又擔任大學新聞系的教職。

他對於事情不怕麻煩一定要探究得非常詳盡，準確，直要尋出根源來，又要寫得非常完美。

但是他也有他的消遣，就是喜歡打電話和朋友扯談。有一次他想和在英國的，瑞典的朋友通話，沒有接到。便找密蘇里州一個有名的民主黨員。打到華盛頓找不到，便向各州探問，到底還是找不到。在這時候，他就把一切要件都擱在旁邊，都不在他心上了。

魯斯每天早晨八點半上辦公室，九點半和總統晤面，以後便得應付如潮水一般湧來的訪問者，特別是新聞記者，本來是要總統親自接見的。

白宮的新聞秘書在柯立芝總統的時候名叫「白宮發言人」。第一任新聞秘書是喬治愛格森。新近去世的羅斯福總統的新聞秘書便是歐萊。

魯斯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便回到家裏，在花園裏散步，他是喜歡郊野的生活的。在家裏只有他和他的妻子兩人，因為兒子都出去做事了。家裏的人都說，魯斯的面上是常年不見有笑容的。

象牌
不縮不縮
不漏不滲
第一用效

上海南京路十四號電話九九九六

重慶的口頭語

·劉空宇·

「格老子」是含有侮辱性的對人自道
「老太婆」是對年老女性的一種尊稱



感謝抗戰，

使我在四川重慶

整整住了八年，

這八年中，時而

農村，時而都市

，所接觸的人士，上至士大夫階

級，下至販夫走卒，無一不交，

無一非友，因而對於那兒的生活

習慣，人情風俗，稍稍得到一點

認識，筆者不敢自珍，特筆

錄如下，並將其獻諸本刊，以供

讀者諸君的研究和參攷。

重慶人說話，音調並不難懂

，祇是有些方言，很難了解，但

你只要稍稍留心一下，就懂得了

，那兒的方言很多，逐一列舉，

未免困難，茲揀口頭常用而又比

較扼要點的舉數例如下：

擺龍門陣(談天)

要得(好)

蒜蠟子(開玩笑)

惱火(事情很傷腦筋)

淌水(事情不大好辦)

稍午(午餐)

扯客(愛胡調的人)

抄子(餛飩)

娃兒(孩子)

堂客(妻子)

撈糟(酒釀)

打牙祭(吃肉)

焦黃(金黃)

飛惡(兇得很)

耍耍(玩玩)

要不得(不好)

板兒(同上)

煞鍋(完了)

打捶(打架)

宵夜(夜膳)

安逸(舒服)

吃和子(按吻)

摩登兒紅(口紅)

么四(堂倌)

稀客(不常來的客人)

汽划子(小火輪)

區黑(漆黑)

緋紅(紅)

寡苦(味道很苦)

除此還有此口頭語，如「兒

」，「嘛」，「格老子」等；「

兒」字的用法，等於上海的「阿

金壇的米市(白元)·王養元·

食米中有所謂白元者，就是白糯米，也就是晒乾了的糯稻所做的米。陰元者，是未曾晒乾的糯稻所做的米，顏色陰暗，沒有前者的白。糯米是做黍飯、糕糰等所必需的，因為性質糯軟而粘，較粳和不易消化，為食米中最易熬飢的東西，所以它平常雖不煮成飯吃，但做為別種的製成食品，是很受人們歡迎的。糯米又是釀酒工業的最好原料，因此價格一向是高於粳米，雖在出產豐富的金壇，也是如此。——除非原產地的產量減少，而主要食糧的稻米(即粳稻或米)，又禁止出境，再加軍糧或米的大量被搜買；那末糯稻或米的價格，就有時小於粳米了。

巴山雜憶·柯斐·

我初到重慶時，最不習慣的，就是他們每天吃的三頓硬飯，而又那麼酷愛吃辣椒，但生理的需要，並不一定就影響到他們的個性，重慶人並不像湖南人那樣「硬」而「辣」。

重慶人遇到有什麼爭執的時候，便上茶館去講理，雙方各以三寸不爛之舌，反復辯駁，滔滔滾滾，歷數小時而不倦，可是却很少看到他們動武，這一點，可以證明重慶人的態度相當文雅，

元稻的產地，在江蘇是只有金壇和溧陽北鄉最有名；以水土的關係，粘性和氣味，都較他處出產的為佳。所以每年無錫米商及紹興幫的酒商，總是到金壇來採購。在上海賣起白元來，提到是金壇的糯米，價格也可較他處的出產多賣一二成不等。所可惜的，金壇真正的糯米，能運至滬上出售的並不多，而儘有許多冒充的貨色哩。

金壇在敵偽佔據的時期，因食糧的恐慌，運輸的困難，統制的收買等關係，元稻的價格，反來抵不過粳米。所以那時的農民，都將一向是多種糯稻少種粳稻的計劃，改為多種粳稻而少種糯稻了。因此金壇去年糯稻的產量，再加天旱不雨，水設備不全等關係，大為減少；所以今年糯稻的價錢，高於粳米，最高峯會相差到幾乎一倍哩。一般農民，鑒於糯稻的需要加多，價格又高於粳米，又預備多種糯稻了。

目前金壇的糯稻市價：每担一萬六千元，糯二萬八千元。後者有些官價的意味在內，黑市的

國軍西撤，閩行鎮同樣遭到淪陷的命運，犧牲了不少生命。損失了不少的財產，在這八年中，整個的閩行鎮浸沉於水深火熱之中，受盡了敵偽殘酷的蹂躪，最可恨的那甘心媚敵的游民，不知廉恥的依仗敵勢，欺詐良善、做敵人走狗。

敵寇向着我們正義的旗幟投降了，真正的和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我們獲得了自由解放脫離那半奴化的生活，當我們狂歡慶祝高唱着凱歌的時候，那些喪心病狂的漢奸已經連夜遁逃了，他們雖則逍遙法外，然而他們的醜史，是永遠不會使我們遺忘的，不過，這批漏網脫逃的奸逆沒有受到國法的嚴懲，到是使我們很遺憾的。

閩行的附逆份子很多，我們先來談那首先附敵的漢奸朱逆仲賢。他是一個標準的鴉片鬼，敵偽期間，他所任偽職最多，初任偽維持會會長，縣自治會會長，於汪記政府成立後，繼任北橋區公署署長兼警察總局局長，中江縣公款公產管理處主任，清鄉期間，曾任偽上海特別市政府專員，朱逆在維持會長任內，串通敵指導官森山久次，搜捕民衆，勒索敵詐，並和當地典當經理吳某，合夥將該店所質之金銀衣飾，互相分肥，並故弄玄虛，託詞被匪盜劫等語，又強迫民衆，搗毀

兪塘之民衆教育館，及摧殘閩行最高尚之新園茶樓，無惡不作之逆蹟楮墨難宣，當朱逆紅極之時，可嘆閩鎮幾位私利的商界鉅子，竟認賊作父。向朱逆投帖稱長，或許他們不會想到八年前的朱常逆是時出現於「廿一門頭」的無衣無餐的一個老槍吧！

查朱逆因媚敵功高，曾受獲偽中央政府五級勳章一枚，勝利之初，朱奸避居滬上，聞現已移名改姓隱匿在浦東之說。

閩 谿 行 (上)
· 白企具 ·

在這時期中，我漫走了大浙東南，遭遇了無數次的艱險，可是終於看到了大戰爭的結束，光明的重臨，回味着過去所經歷的艱辛，現在卻反覺到無限甘甜。

在日寇所謂「大東亞戰爭」爆發時，上海的租界就淪陷到敵手。我們偏促一隅，僅僅賴以庇護一息自由的屏障，也告失去，那末再住下去，有什麼意義呢！那時候，浙東金華的戰事，還沒發生。同事彭君在那裏一個省屬的機關裏當處長，正託便友帶信到上海來，要我去擔任總務。我毫不猶豫，決定了，就到自由區的浙東。

當我搭輪船過甯波時，一方面在等待熟路的便友「單幫客」，和彭君等眷屬。一面卻爲了自已腿上患了個大瘡，在甯波內親家裏就擱了好多時，終於在五月十三日那天早晨，才開始成行。

我把妻和必兒帶到了甯波，打算先寄住在內親家裏，我自己先到金華任事，把房屋租定後，再把他們接去，所以動身的早晨，必兒還睡得很甜熟的，我也不願去驚醒他，可是不由自主地在他小臉龐上，吻了幾下。妻在隔夜，雖和我敘訴了整晚的以後計劃，可是天尚沒亮，她已很早的起身，爲我做點心了。臨走時，她還送我們這一行人到小輪碼頭，汽輪駛得遠遠地，我好像還清楚地見她淌着分別的眼淚！

輪到蔣家渡（距餘姚不遠），我們跟了一班「單幫客」上埠，在那裏遇見了好多次「骯髒」（即地痞），結果都被帶路的用「銀彈」打倒了。下午走了好幾里路，順利的到了一個村莊裏，就在那莊上的鄉人家裏歇夜。

上虞縣屬，俗稱章家埠，可是爲了行李，女眷裏歇腳，白白的就誤了午後的半天光陰。

第三天上午剛過白石嶺，從對方的來客傳話中，知道前面丁集街有「赤老」（日寇別名），一隊隊挑鹽，挑布「搶運物資」的羣衆，折了回來，我們一行人不得不繞道前進，傍晚時候，很安全的到達了章家埠。那裏有我們的國軍駐紮，久違了的將士，在那裏重見，精神很覺快感！我們把預備好了的證件出示後，投了客店，很悠然的睡覺一晚。

山章鎮到嶺縣，有快船通行，一天可以到達，我們起身後，很早就出發。到了距章鎮十五里的三界時候，我們上岸在那裏早點，可是鎮上一陣紛擾，各店都在相率關門，行人們攜箱提籠，往來亂跑，據說是章鎮已進敵人，但我們剛從章鎮出發，並不覺到異樣，怎會這快，就有敵人走進去了呢，祇覺他們慌張的可笑。

我們更續前行，到了仙岩，那裏有國軍駐防，在檢查我們的行李畢，一部份的士兵還在賞玩，我們同行單幫客們所帶的西藥和醫藥儀器時候，一個班長從聽電話的地方出來，責罵這班士兵不守崗位，並且說敵人已在不遠，叫我們船立刻就駛。當我們問他究竟時，他含糊的回答說：「不要緊，這是對一班士兵說，假如敵人已在不遠的話」。我們聽了後，總感到十分不安，覺得在三界時候所見的紊亂情況，的確不是他們「庸人自擾」。可是我們除掉加緊叫船快駛，當天趕到了嶺縣以外，是沒有別的法子，終於在這一晚到達了嶺縣城裏。

（未完）

戰時
行脚
之一

太虛幻境一飛



我在窮愁潦倒，百無聊賴的當兒，常愛自我陶醉，沉浸於那渺茫的幻想中。

有一天，我又似幻非幻，似夢非夢，恍惚到了一個地方。

這地方有點像上海，又有點像漢口，又有點像南京，人烟稠密，車馬輻輳，寬闊的馬路上，各式各樣的車輛，像競賽般飛馳着，祇是有一點，和上面所說的三個地方不同，這兒沒有人力車，沒有衣衫襤褸的乞丐，行人個個面帶笑容，身穿華服，馬路邊緣的槐樹上，鳥兒在歌唱，一片融融洩洩，清新祥和之氣，使我飄飄然如入仙境。

我徘徊留戀，東張西望，正在依依不捨又摸不着頭的當兒，突然有一個人用手在我肩胛上拍了一下。

「你是哪兒來的？你在這兒幹嗎？」說話的，是一位身穿淡黃色制服，面貌生得非常秀麗的年青姑娘。

我打量了她一下，：「你是誰？你問我幹嗎？」我問。

「我是這兒的區長，我有這權利問你。」她說：「你是不是到這兒來遊玩的？假如是的話，你可以和我同走。」

「區長！區長，這樣一位年青的姑娘，怎麼可以當區長？」我疑心我聽錯了或者美國來了。於是就回答她說：「我是×地人，不知怎麼，竟

我遊覽一下這兒的风景，我將永遠感激你。」

「呵！原來如此，那麼你是從糊塗國來的了，別客氣，走！」說着，她的那雙腳兒就移動起來，她走路的姿態，矯健快捷，一點不像女人，不齊惟是，就連我這昂藏七尺男子，也有點兒望塵莫及之感！

我們穿街入巷，渡水過橋，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突然走到一個地方，那兒矗立着一間高約百層的大廈，大層上面，懸着四個桌子般大的霓虹字——文人之家，悠揚的爵士樂聲，不斷地從大廈的窗門裏傳出，大廈四週，花木扶疏，清幽如畫，一尊和平女神的雕像，顛巍巍地站在大廈頂上，雙翼翻翻，迎風欲笑，那種栩栩如生的樣子，使得這遼闊的空間，充滿着和平快樂的氣氛，那區長指點着房子向我說：「這是全國文化人協會的會址，亦是全國文化人的俱樂部，所有國內的文化人——大中小學教師，作家，劇人，藝術家，自然科學家，每天都在這兒玩，這裏面有跳舞廳，圖書館，游泳池，戲院，屋頂花園，運動場，菜館，吃的玩的，無一不有，他們來的時候，路程近的坐汽車，遠的坐飛機，雖然玩的時候要納費，可是納得很少，因為我們國家是最尊重文化人的，所以他們都負擔得起。」

她像煞嚙介事地這麼一說，我却傷心而慚愧起來！慚愧的是：我們的物質建設，還不知道要經過多少年，才能到達他這樣一個水準。傷心的是：我們的那些所謂文化人——作家貧病交加，危機四伏，不但生活得不到保障，同時連人自身亦沒法得到保障！大學教授自己打水喝，窮得連褲子都沒有穿，這還比擬，其光陰與黑暗之別，相去何止萬里，他們這國家的前途多麼，我

確確是一個泱泱大國哩！我默然不語者良久，那區長却拉拉我的衣袖說：「發什麼呆，快走，前面還有更好看更好玩的哩。」我如夢初醒，望了她一眼，蹣跚着脚步，再跟着她向前進。

「你們這兒怎麼沒有警察？」我邊走邊問。

「既沒有偷兒和土匪，又沒有人打架相罵，要警察做什麼呢？」

「那末，有沒有軍隊？」

「軍隊是有的，很少，都駐紮在邊疆，國內一個也沒有。」

「那末，這麼大的一片國土，統治得了嗎？」

「笑話，怎麼統治不了，我們除了對外來的侵略者要用武力外，對自家從有不用武的，我們有一比楮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愛』，『愛』膠結了我們全國人的心，彼此間從來不發生一點爭執。」她說着，發出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可是我，却非常地難受，觸景生情，對自已那兒的一切，簡直不敢再想像下去了！

行行且行行，不知不覺又來到了一個地方，碧綠的田疇，肥沃的土地，廣闊的原野，微風拂面，鳥語啾啾，使我最感到奇怪的，就是在那一望無垠的平疇中，每隔數十碼，便有幾間高矮不同的洋房參差地排列着，紅牆綠瓦，清麗可愛，我問區長：「那些房子是誰住的？」她告訴我說：「是農人們住的。」

「好漂亮的房子！」我驚叫起來！

「這算什麼哩，你還沒瞧見工人們住的房子哩，起碼要比這個漂亮兩倍。」

「嚇！有這樣的事？」

「怎麼沒有？你別少見多怪。」

我耳鼓裏又冒進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

兒女英雄

(上) 梅花居士



張生子良。集寧世家子。祖某。遜清時。以積功至提督。聲勢赫奕一時。家饒富。有良田千頃。華屋百椽。牛羊萬蹄。生貌雖關關。顧性不嗜讀。好武事。日以馳馬試劍為樂。幼喪父。故其母鍾愛特甚。生豪俠好義。親友之踵門求助者。一揮千金無吝色。以是人多德之。生年逾弱冠。中饋猶虛。母以抱孫心切。每欲與之論婚。而生輒婉拒。謂大丈夫何患無妻。當求志同道合者以相處耳。其母知不可奪。遂亦聽之而已。

集寧初為察區。招集設治局。民國十年。改縣治平地泉。十七年劃歸綏遠。地當省會之西。長城之北。平綏路貫其中。交通四達。土質肥美。物產豐饒。漢族居此者。以務農為生。蒙人則事其游牧生涯。而生以母氏之賢能。亦農亦牧。故收入殊豐。以生之善交結。固不虞其竭焉。

平型關之役。敵之關東主力軍。由應縣、山陰、推進。復以偏師向豐鎮、集寧、左雲台、夾攻。以保其側背之安全。我軍雖竭力抵抗。無如衆寡懸殊。卒以不支而退。集寧既隨之俱陷。初則遍戶搜查。遇少壯。則殺戮尤多。繼則焚燒劫掠。無所不為。而民無安枕之日矣。生所居當陶林之南。曰、竹塢。地屬鄉僻。未遭蹂躪。然生母心懷惴惴。益不自安。忽有自城中避難者來。謂倭寇屠戮。慘無人道。而年輕力壯者。尤居

為生慮。又懼其業之蕩也。正在躊躇。而生忽自門外入。長跽拜前。乃倪倪而陳曰。倭寇進犯。已越鐵角嶺。而直趨繁峙矣。吾家雖僻處鄉間。然地屬衝要。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以吾家之富有。既不能卒保其業。兒當少壯。一旦遇敵。更難倖免。與其坐而待斃。孰若死中求生之為愈。不早為之計。遲且無及矣。母曰。計將安出。可則任汝行之耳。生曰。吾家以武德聞於時。由軍功而起家。兒誠不肖。然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未嘗不怦然動。惘然悲。志欲繼吾祖武。雖彼小醜。請傾吾家產之半。以成兒志。生復長跪哀請。母急令之起曰。志則佳矣。但吾惟一子。况汝壯歲未娶。嗣續猶虛。吾何忍使汝驛離左右。而為若敖氏之鬼哉。生則百端譬喻。繼復要之以死。生母遂慨然允焉。並許以所有牛羊。暨窖藏黃金千兩。悉數與生。以壯生行。生始轉悲為喜。

翌日。有濃眉怒目。蜂腰虎背。騎高頭馬。而集於生家者。可百人。生乃肆筵設席。席方半。生起而言於衆曰。今倭寇縱橫。蹂躪偏地。國將不保。家於何有。吾乃請命吾母。願散家產之半。為殺敵之資。在座諸君。咸具敵愾同仇之心。乞助一臂之力。殲此醜類。衆咸曰。壯哉。壯哉。惟兄馬首是瞻。雖粉骨碎身。亦所不惜。一時摩拳聲。擦掌聲。擊桌聲。叱咤聲。誓聲。嗚憤聲。雜然並作。而無不怒目眦皆。欲得敵而甘心。生曰。幸哉。吾得行吾志矣。但徒手安能搏虎。所急者。械彈耳。諸君能為吾羅致者。願以牛羊易焉。期以三日。三日不能則五日。衆咸曰。三日可矣。於是各就其承認之數。分道而去。而生家牛羊。亦頓為之空。

眼睜着我。

「這是誰？」他問。

「這是一位異鄉的客人。」區長笑着回答。

「我來替你介紹，這是我們的市長。」她把

那位來客指點給我。這一下，却把我弄得偏促不

安起來了，我是做過公務員的，平時見了科長，

都得立正行禮，市長，這還了得，我趕快向他鞠

了一個九十度的躬，並恭恭敬敬地喊了一聲市長

，想不到那位市長却特別來得客氣，一面忙着回

我的禮，一面笑吟吟地說：「先生！別客氣，請

到我家裏玩玩。」

「不敢，不敢！」我連忙謙遜着說，我的頭

幾乎要彎到地面上去。

「這是一副黑相，滾！不要弄污了我這片

甲虫？這是一副雷的巨聲，在空裏滾動

清淨的土地。一個如雷的巨聲，在空裏滾動

着，我抬頭一看，市長不見了，區長亦不見了，

我面前站着一個其高無比的巨人！

「你罵誰！我可不甘這突如其來的侮辱，正

想向他抵抗，可是那怕人的巨聲又響起來了，

血盆大口，呼的一聲，一口又濃又硬的痰向我額

角上飛來，登時我的腦袋就像撞擊着一塊巨石，

樣劇烈地痛疼着，腦子一昏，身兒一幌，就頹然

地倒在那如茵的草地上。一線溫熱的陽光擦過我底眼皮，我醒了，是

一場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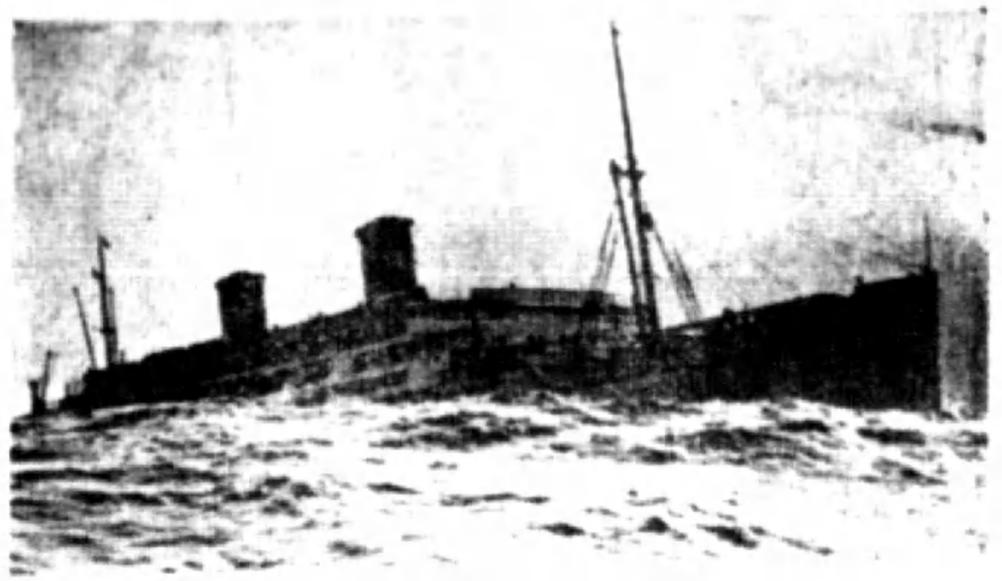
牌 鵝

衫 汗 紗 蔴

涼 細 爽 潔

海 上

品 出 廠 造 織 和 五



琴韻聲中

週遊世界

方吉設計 · 徐桐撰文

印度錫蘭島上的可倫坡

前文節要

一個十八歲的中國少年，在航海的大船上服務，工作很輕便，祇是晨午晚三餐之前，打着小鋼琴在全船兜圈子。他從上海出發，經過香港馬尼刺，新嘉坡檳榔嶼；現在到了印度錫蘭島的可倫坡。

受到魔女迷惑一樣的思潮瘋狂，「船有一夜的停泊時間，請你們領我去見識見識吧，」稱着同伴我這樣說。

「也罷，港內埠頭，是萬萬來不及的，好！我們就到這就近的海岸上去，等於我們上海的吳淞口去玩一會，同樣也是錫蘭地方，而且我們再去捕一些蟹來下酒吧，他們這樣的回答。」

僱了一隻小船，潑着浪花，我們就向錫蘭島的可倫坡港外海岸上駛去。

沙灘上隨地是海蟹

船駛近了岸，是一片廣闊的沙灘，黃色閃爍的海沙，平伏得像一個偉大的運動場跑道，跳上了岸，踏着給太陽照着的沙，蘇蘇地發着響聲，而覺得足部十分灼熱。

走完了一程長闊的沙灘，然後看到椰樹成林，葉綠蔥鬱，我們就在椰樹蔭下休息，領略四週熱帶郊野的大自然異趣，心頭感到無限的興奮。

遠望海外，我們的船泊在遙遠的海波上，似乎覺得甚為渺小，我想，當我在船上的時候，祇覺得我們的船是多麼的偉大，假使不裝貨物的話，千百個人竟可在船內吐出吐進，如今在另一個環境中觀察，覺得我們的船，竟是世界十分微小，十分平凡的一樣東西，我想，同樣換了一個人呢，當你在偶然的機會中，果然炙手可熱，目空一切，自視爲天之驕子，自視爲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驕傲，自大，充分地表示給人們看，然而人們在另一環境中看你，只覺得你是一個愚蠢的動物，做着卑劣的行爲，做着醜惡的動作，等於一頭愚魯的豕，或者一只笨猴正在作戲劇表演一般，同樣是被人輕視的，

錫蘭鑽石在我眼前閃耀

我們到了印度錫蘭島上的可倫坡，正在下午二時過後，拿我們的行程計算，從檳榔嶼起程之後，正是足四天，可倫坡我們沒有固定的靠岸碼頭的，船是港灣之外，拋錨停泊，雖然聽說可倫坡建築着一個很好的港灣，凡是在印度洋行駛的船，如果遇到颶風，都在這裏的港內避險的，可是我們的船，爲了灣折費事，可以並不駛進而泊在口外，這情形，等於我們的上海，凡

進黃浦江而泊在淞口之外，是一個理由。

船上該卸的貨物，就由小輪拖駁來裝載了去，「又是一個地方，又是一個國家，」我這樣想，「印度，錫蘭，可倫坡，雖然還不是印度的本土，錫蘭島也是世界聞名，那末，我必定也得一履斯土，多少可以見到一些風土人情，多少也得一擴眼界。」

錫蘭的鑽石，似乎在我眼前閃着光彩，錫蘭的紅茶，似乎在我鼻端吐着芳香，錫蘭的奇風異俗，錫

可倫坡小誌

可倫坡，在印度半島南端的錫蘭島上，就是錫蘭島的首邑，歐亞航路印度洋中心站，有人工建築的極大防波堤，可以避禦風暴。

錫蘭島從前是印度的「堪的王國」，十六世紀初，被葡萄牙人所佔，後來又爲荷蘭人所奪，到一七九六年因爲土酋暴虐，英國人就乘機把荷蘭人逐去而佔據全島，置有總督治理。

島上居民多奉佛教，出產茶葉佔第一位，然而茶的栽培，還是由我們中國所輸去的，其他的物產，有檀香，肉桂，米，椰子，咖啡，橡樹等，中部山地的紅玉，碧玉等寶石，及製造上等鉛筆的黑鉛，沿海則有珍珠產，所以錫蘭島，也可以稱爲是印度洋中的寶島。

椰實累累，椰樹搖曳，熱帶的

着裏面的椰殼，這景象，似乎跑進了探險影片的銀幕上，

在海灘，在椰林，在小村中遊玩了許多時，我們就開始來捕蟹。

這是一種小小的海蟹，不過二寸多長，形態也像我們江浙沿海所產的黃甲蟹（膏波梭子蟹）一般，

可以說在沙灘上俯拾即是，如果搬開一塊石，石下就有許許多多，我們捕捉到後，放在我們所帶的儲器，儲器！那是一只很大的枕套。

帶着獵獲物，大家臉上堆着微笑，跨下小船，重回輪上。

生活在樹上的巨蟹

我們回到輪上，把枕袋中的獵

蟹，那裏了許多夥伴，蟹雖然是小型的，却好像開了一個蟹蟹大會，我們的吃法，像在上海吃上海蟹一般，持蟹把酒，樂趣無窮，笑語喧嘩，南面王也無此逸福。

我們是在船尾甲板上聚飲，這時間，日落崦嵫，太陽辛勞了一天，也軟綿綿地休息去了，沒精打采地發出一些微光，把海面照成一種金黃色彩，帶着潤濕的海風，輕飄飄的吹上船來，海浪也像洶湧了一天，已感到疲倦了，或者是自己在歌頌自己的威力，表揚自己所負的職責，或使命，可以在船舷外發出輕浮狂妄的叮咚笑聲，像滿意而誇

椰子

椰子，在大平洋印度洋各熱帶區中，皆有產生，樹常綠喬木，獨幹直立高五六丈，葉生頂端，形似棕櫚，花單性，雌雄同株，椰樹在熱帶區域中，被稱為天下第一美材，因為椰樹可建屋，葉可蓋頂，果可飲食，無一不是廢材，椰果即椰子，長尺許，內潔白如雪，中空有汁，甘美清香。有重要性，如吾人所用之上等香皂，及上等髮油，皆屬椰油所製，食用可以烹飪菜餚，味勝其他植物油，近今洋酒店出售之人造奶油（白塔），及紙包方

形所製，豬油外國，皆為椰油所製，煉而成也。



眩一般，由食蟹而談起蟹的風味，以致大家都憶起了河蟹的浮影，大家又提起了懷鄉的情緒，空氣顯得十分沉悶的了，「還是請阿狄來講一只故事，或者把所經過奇聞怪事講一段來給大家聽，否則，不太乏味了麼？」

阿狄是一個老水手，在海面不知飄流了多少少年，也不知經歷了多少冒險際遇，以前的土龍就是他所說的，我們現在又請他來講，大家

錫蘭茶，在世界上佔着茶市產銷的第二位，所以是很有名的，世界上產茶的地方，有中國，印度，錫蘭，爪哇，日本等地，其實茶的原產地，而把牠取為飲料的，却是我們中國，中國在唐朝時代早已盛行，到南宋時傳入日本，道光六年爪哇方始植茶，道光十五年印度的阿薩密，繼起種植，錫蘭的開始種茶，還在光緒二年的時間。錫蘭茶園，都在六千呎的高地上，因為氣候關係，生長極快，每年可以採集兩次。

茶是我們中國的產品，為什麼不及後來產銷的幾個國家呢？因為我們是墨守舊法，不求改良，對於裝璜包箱，完全沒有科學設備，而且還有攪雜潮濕的商業不道德行為，祇貪一時厚利，而人家却用機器焙製，機器包裝，所以消路每況愈下，其實我們的華茶品質，最為優良，如果在產製運銷上都加以改良，在世界的市場上，一定可以佔為首席的。

一致地歡迎。

「有一天，天氣是十分晴朗，海波不興，我們的船，也泊在印度洋的某一個羣島上，聽說附近有幾個小島，風景是極為幽美，我們就合夥了幾個人，用了一條小船，打着槳，緩緩地划去，最後，我們到了一個小島，繫了纜，大家上岸找一個幽靜地方，把帶來的酒食，席地圍坐啖着聊天。

我溜上了半樹，自己覺得越溜越慢，精力已用去了大半，然而椰樹是高大的，「恐怕沒有力量來爬到生椰實的地方吧」，我正在懷疑，正在猶豫，手似乎碰到另外一種甲殼動物的身上，這當兒連攷慮的時間也沒有，覺到手指一陣劇烈的大痛，就大吼一聲，身子也不由自主的自椰樹幹上溜瀉下來而墮到地面，大家都吃驚地奔來看視，我的小指已失去了一段，殷紅的鮮血，正汨汨地滴滿一地，綠色的草葉，給染成雁來紅一般。

（七）鑽石·蟹

（下期到孟買）

寄瑣散葉

范烟橋

從故里歸來，以五言律記之。

故鄉殊可念，每向夢中來。豈肯溫柔老，何須衣錦回。忽驚風景異，相見鬢毛摧。且喜春萱茂，何時歸舞萊？

冷月仿趙子固雙鉤水仙，殊工，爲題一詩：

漫擬子建賦，何當姑射魂。素心證今古，清氣滿乾坤。寒禁舒春意，泉幽託鈍根。江南無所好，淡淡著詩痕。

子固當時頗不直其弟子昂所爲，故論品節，自在其上，冷月亦有同感，屬爲余言之，此詩微美其能自潔也。

始嘗蠶豆，惟爲杭州種，莢長而皮硬，遠遜故鄉之「吳江青」。奉政公在日，酷愛此味，愈嫩愈妙。而鄉人以爲未曾長足，遽行擷取，殊罪過，故非素稔者不肯以嫩豆來也。其後知者漸衆，相率先摘若干以奉。然奉政公淺嘗輒止，往往越五六日未盡一器，實則已失新鮮之美矣。

與崇毅觀楊寶森四郎探母於黃金戲院，此情此境，與余上月返里省親相似，惟非分處兩國，不爲敵俘，人必如四郎之急遽言別，然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其情味正無異耳。

閒閒無事，看三國演義三數卷。此書尚在童時過目，此時重看，如溫舊夢，而其味轉佳，蓋已懂得作法好壞知書有聖嘆批評，此是僞託，聖嘆於小說僅評水滸西廂。所云第一才子書，亦非聖嘆所定，乃當時書賈借以號召，然評亦不惡，度出高手。

楊生親家送新龍井茶來，殊清冽芳香，不知西湖景物，均能如舊否？三十年前，與雨蘇平階兩兄讀書之江學校，每值星期休沐，必往湖上暢遊，搜奇剔幽，幾歷遍巖谷。而虎跑泉龍井茶，復爲家常便物，占盡口福。今雨蘇已作古人，平階投老江村，惟余尚有童心，每念昔遊，因不勝前塵如夢之感也。

與同事聚餐，各治一簋，俗稱壺碟會，美其名，諸爲蝴蝶會。余在里中，春秋佳日，常行之，取其惠而不費，且出自家廚，異於市沽之常味。浮生六記沈三白亦依此法作郊飲，患不得熱食，芸娘約賣餛飩者往，頗見巧思，即古之「行廚」遺意也。

枇杷已上市，價貴未敢一嘗。二十年前嘗至洞庭西山，適在此時，得大嚼枇杷。白沙中有名蘇種者，較其他爲小，形扁圓，只有一核，特

故今日乃無此朵頤之福矣。

閱沈歸愚所作范氏宗祠記，覺此公大壽，固其宜也。蓋文氣雖薄，而沖淡清醇，有中正和平之養也。相傳歸愚微時，館於吾里袁氏，方虛中饋，有婢獨具隻眼，願奉箕帚，歸愚嘉之，遂成燕好，卒爲八座太夫人。乾嘉之際，吾里詩學，萃於袁氏一門，前數年余輯「同川詩萃」，得見其家遺稿甚多，歸愚之手澤宛在焉。當時影響於一邑之詩風甚大，與清初大異其趣，蓋前者以牧齋爲偶象，而後者以歸愚爲偶象也。

雨蘇有林譯小說留余家，兒輩携之至滬，長日無聊，用以排遣。「吟邊燕語」皆古代歐洲貴冑故事，有類世說，惟敘事較複。「塊肉餘生述」則描畫個性，曲盡其栩栩欲活之妙。而琴南以古文蘊譯，雅近史漢，以不同組織之文字，使之諧合，眞非易事。五四以後，因攻訐新文學派，而受反唇之識，幾乎此諸八股試帖之可棄，豈非過當？

假海格路馬氏園地與正義畢業同學話別，屋少地廣，殊爲爽曠，舉目皆碧樹青草，可坐可臥，女主人招待殷勤，可感也。此次高級中學畢業首列者爲次兒崇海與猶子崇澗，兩人同學六年，性情志趣，無不相同，而勤學樂學，尤稱難兄難弟，秋後擬同入交通大學，擇電機科又同。余與佩弟來海上七年，刻苦耐勞，所求者兒輩得晉學無輟，今告一段落，雖難言小成，差堪自慰耳。

寫有生以來經過，名「知非錄」，已成十六章，都三萬餘言。碌碌半生，無所成就，其間出處，頗有足爲青年參攷者。余得餘蔭，無愁衣食，故讀書不甚介意，未臻止境，即好爲人師。其後塗抹自遣，浪得虛名，淺涉而不深造，所作自無足觀。自問資非鈍下，若專攻一學，必不至如今日之浮薄也。

本刊的宗旨：

提高閱讀水準

司麥脫牌青年襪

各種男女新穎彩色線襪

款式新穎 永不退色 耐穿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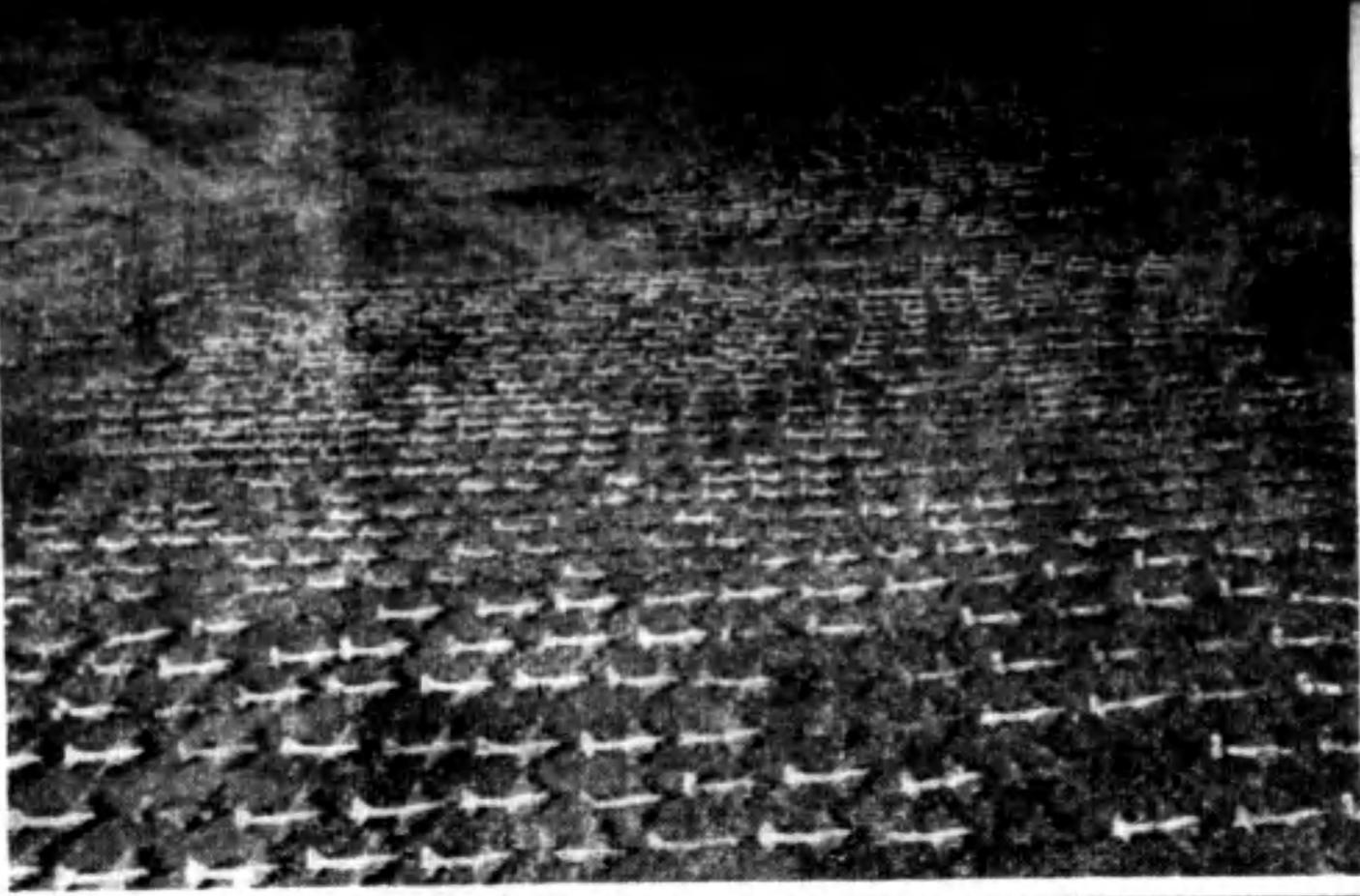
同興實業社出品 電話：三五三三



成 群

美國飛機羣
位於阿塔蘭州胡桃山空軍基地
地處候拆毀此項飛機在戰爭期內曾
用以協助盟軍爭取最後勝利

美國飛機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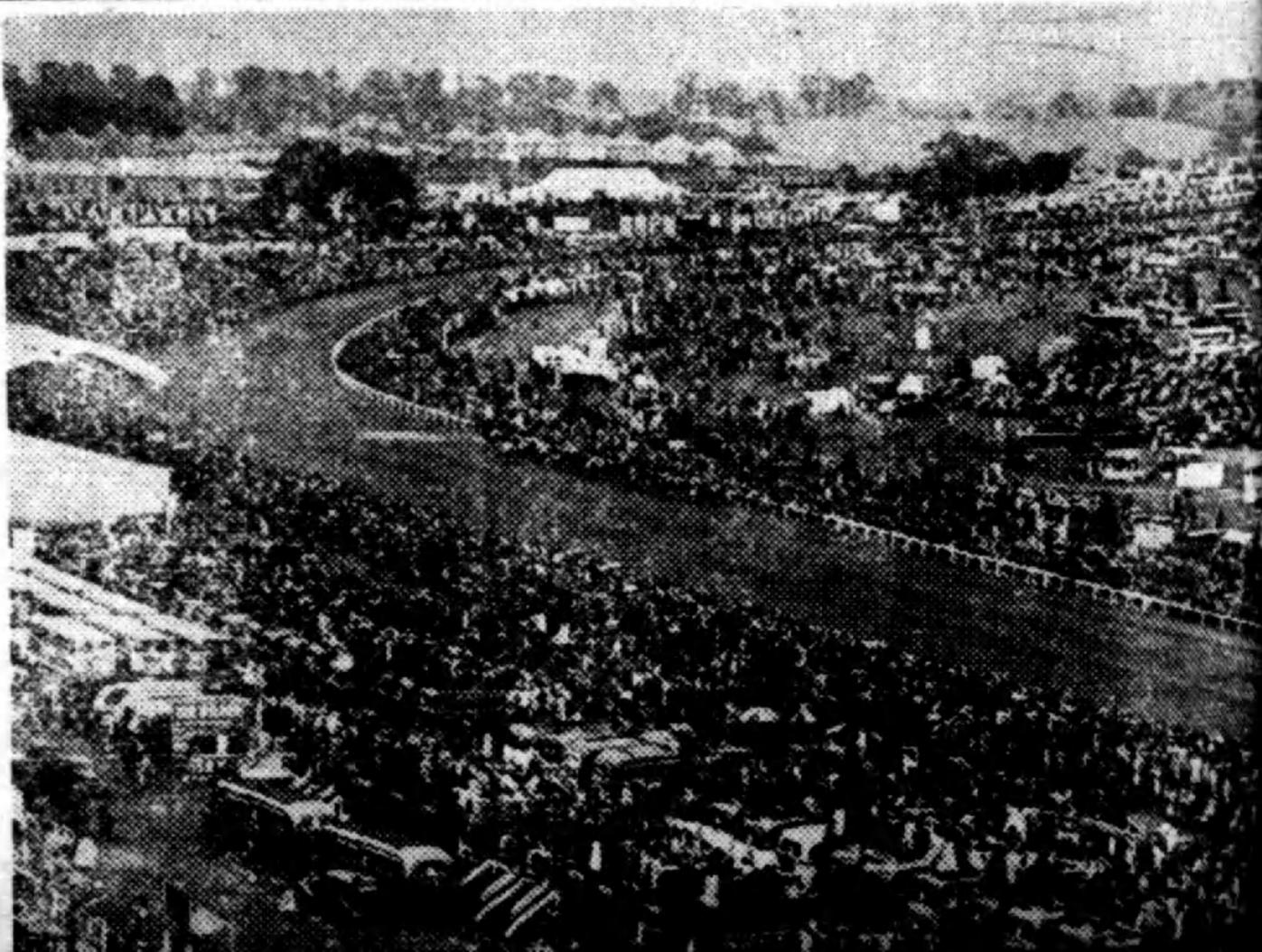
英國機器腳踏車工業復員



英國機車羣

英國賽馬場上之汽車及人羣

歡迎各地名勝照片以及新聞性
照片酬報從豐請寄本刊編輯部
收至盼至盼



請認明每碼均有「三五花呢」金印字樣

亞豐祥棉毛綢

上海（商務印書館）
電話九七八三

三五花呢

本埠外各公司呢絨綢緞局均售
男女咸宜 經濟大方

唯一全能
大補劑

賜爾福多

醫藥界一
致公認：

本劑係高價蛋白乳酪素及有機磷酸鈣
鹽等配製而成，功能滋養神經，華生
新血，振奮精神，增強體力，凡童年
發育不良，中年操勞過度，老年精力

衰耗，以及一般體質弱者，進服「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均獲卓效。

上海中法大藥房發行均售

延年益壽粉

仁餘染織廠

柳	派	金	碧
亭	花	八	玉
—	紅	橘	書
府	—	—	香
—	金	細	—
網	剛	布	府
	呢	網	

榮譽出品

歡迎批發

定價公道

廠址徐家匯裕德路200號電話70871

發行所金陵路三九九號電話88245

藥房
均售

兒童發育過高，程中無上恩物

賜給新活力，培養好身體

海力命

HALIMIN

老牌比目魚肝油精他命DA製劑

主治：

發育不全身體衰弱
佝僂病夜盲症肺癆
腺病及後病調補

星牌 亞新藥廠製造

307 准衛